卷八十三之八十六 傳
卷八十七之九十行狀
卷九十一 錄 書事
卷九十二 雜志 銘
卷九十三 冠詞 字詞
卷九十四 哀詞
卷九十五 誄詞
卷九十六七 祭文
卷九十八九 公移
卷一百 題跋

乾隆己酉仲冬廿八日 [illegible]書

明文在卷八十三

傳

鐵崖先生傳

謝翱傳

貝瓊
胡翰

欽定四庫全書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周 震生 訂

傳

鐵崖先生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駒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顓易怠共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盜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

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者降昭烈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也則今日之脩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恠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追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

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三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不得不臣矣而議者以遼承燕以與之遂得窺覺中夏而石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啟萌之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册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止宋前二五叶餘年而宋嘗遣使申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吾無取其統焉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干

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唐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涼德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顧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猷禍亂之極使之君長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仍祚之系在江之南子孫高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止之胎烈在蜀則泰和之議故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乘其未絕為閏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藩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苹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桉屬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止諸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渡以南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

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遒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遒與金也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遒以為統至於弗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迷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聖人為何時待今日為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絶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絶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遒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

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
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
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之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
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竪立又闕之以遺將
來不以遺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
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
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
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
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
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
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
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

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遵金正統辨以
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
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
無以為論辯出見者韙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
者欲獻不果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
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
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潁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
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
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
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
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奬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
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

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求索不使相狥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在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而不疑任忠臣而漠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竊為閣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佞為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蹻蹻者進隋叟者退矣又有某縉使而拜虜气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亜人衆以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改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効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呼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寓也衆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盛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大明草命召諸

儒芳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之先生為人不尚峻絶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賓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賸倪雲林盡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杜頻樓其曰小蓬萊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沒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怒老懶見客不荅禮怒老病客問事不對怒老默發言無所避怒老迂飲酒不輟樂怒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錄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鐃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龐文抗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鼐而下雄健而不窮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劒氣自不可掩身屢詘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句越句越多閔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

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翺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噣焉食歌已失聲笑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翊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顧即此為葬地作許劍錄及翺居錢唐病草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薄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韻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嬀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翺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笑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明文在卷八十四
傳
危孝子傳 宋濂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二孝子傳 王舟英
崔鑑傳 吳桂芳
唐珏傳 張孟兼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弼
杜璟小傳 宋濂
李疑傳 前人

傳

宋濂

危孝子傳

常熟薛熙纂

大冶余光彬訂

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踊泣於庭曰人孰無父我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篾如其請即日上道詣涼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繫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春秋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疾無以遂其蓼水之恍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

殷顧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卓而身處微賤獨其宗親隣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無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諓諓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父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擯孝子不見同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

娘不能自活孝子祖涕泣奉迎母內自輒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
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
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
小恢人呼為萊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牟孝子既老且死不自
知其孝也綱字華伯孝子之恢子亦販鹽以養母已乃坐市舍中
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何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為營救又不自
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纔給蔬食一經吏
幸過門輒耗始終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
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其亡妻有遺子撫愛
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於販夫販婦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
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

華伯夫婦如諧瑟汝威牟變頡頏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
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觀此可少愧也

二孝子傳

王艸英

予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錄
傳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
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
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
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嘉其非誠戒
有教之者曰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
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
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
不宜以是得赦牟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

夫為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為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得保也語時當深軱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於軱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溺河槁上夫既死即自投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官為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予欲各為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錄以予一人所聞如此則予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予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予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予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予於同邑得一人

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

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舛弘與其鄉人多仇圭常諫之沒其仇人以贓告舛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為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揣告之為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廢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舛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剔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

其父季用由荐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令償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僇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為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得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為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為命嗚呼為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勇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倡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數諫止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餘一年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曰謂曰吾為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矣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弟安之語畢即潛入竈下挾刃以出躡娼所在

娼適掃於廳傷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脅深入寸許娼隨
斃鑑以丹匿牖下丘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
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回復
歸佑果發主所殺甲者已黎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
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
乃尚在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
於是太司寇石塘聞公會議白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
以鑑劣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
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
下詔曰崔鑑既為母冒辟情可矜愍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
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
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刀而斃之何其壯
也既出已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
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
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
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贇宮金玉故為妖言惑
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
諸惡少年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
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曰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
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虜自恩陵以下欲
隨虜收瘞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

一事露禍不測不得於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汲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来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逮又易宋内為諸浮圖乃衰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良已鎮而不知早為之瘞也亡何汴人来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回訊珏以故甚負俊亟為買田宅居之先是珏卧疾一夕夢吏持文来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黄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壯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

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汲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景歆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與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義士楊景和塿傳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横凡忤之者輒唼覘牽潛致其罪逮捕拷掠使無詰証莫可及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来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拷掠成獄内外咸冤之莫敢救也京城有楊塿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為之上疏曰亟統十四年駕留沙漠廷臣悉奔散逃生惟彬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

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
劾牢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
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俾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
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忝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
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曰是欲盡去異已者乃
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佯諾之
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
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朱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
罪舉墳事為証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摠衛事成化初俯英
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其先其處人父為漆工宣德間
嘗遣入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已見以
五色金細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

人見之亦嘖嘖稱歎以為不可及蓋其天資敏悟於書法詩格不
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絶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姦為此義舉
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
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為而為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
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
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鼎口其不死者幸也
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
弸稱科第人物者乃佹佃洪忍甘為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靦
然自得詩諫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
少愧矣予来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墳真義士也吾欲
為之作傳先生没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為墳計也庶亦勵世
之頑無恥者云

杜璟小傳　　宋濂

杜璟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璟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笑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曰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璟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璟家璟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曰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璟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弟子伯章璟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璟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璟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璟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飢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璟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璟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璟賄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璟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璟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璟親為烹藥進七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璟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祀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璟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璟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璟初度母見少子

相持大笑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弥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顧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葬於城南鍾家山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予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李䞓傳　　前人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詬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即輿棄之而欲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息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䞓以尚義名於其時䞓字思問居通齊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䞓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䞓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䞓日為刮磨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

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兩餘在故逆旅邱頵自取之疑曰
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
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
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
里人家往書名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
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
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
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
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産一男子
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
士大夫咸喜為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
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為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
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
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明文在卷八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傳

菜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王冕傳　宋濂
南宮生傳　高啓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陳方伯傳　前人
隱君碩子武傳　前人
庶野翁傳　歸有光

明文在卷八十五

常熟　薛　熙　纂

長興　錢　兆澄　訂

傳

蔡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蔡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

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
四方削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臧蝼蟻
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
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尋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
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
内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
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之難見
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
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来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
臣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
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
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
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榮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
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逋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
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
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
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
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遣星變求言士
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
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
乃言言吾兄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
空印事寃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
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榮書合兩縫印

非一印一紙之止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遑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短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诮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詰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王冕傳

宋　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溪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荣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

人事冤如事性時冤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冤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咲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冤罵曰吾有田可畊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脩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冤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冤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生北遊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冤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遊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冤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冤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冤為妄冤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十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朗諷之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讀者毛竪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潛米之差人譏之冤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冤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潛冤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冤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

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咲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恠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劒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逯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横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咲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慴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榮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冐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蘄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榮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

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秦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歎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迕違遠道德者異矣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宗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榮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脩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奏事及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洸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

欲効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弗受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止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来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狥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恠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倘所謂豪傑非歟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邢蠢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餈餅一二而已僉憲陳公直道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惟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童子應門奈何吳公乃假鄰家木榻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為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収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其師傅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為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居城市貧無恒業唯教授里中兒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携書坐其一角不糝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凜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寤寐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縣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侯事吳少窒諸公為重耶夫侯事少窒浔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為稱矣性甫接先曹之典型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曠然不滓即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陳方伯傳

方伯雨泉公鑒字子兼世為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踞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衾衣弗動家人旦而詰之曰已入盜手矣甲午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權荊川木一年課不登而尚書察公廉正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竣即付郡邑庠不問某甲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按士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贄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為君爺者君知我我又不知為某君也分守湖南一案而出大辟五人載武岡諸王之亂改者已遷湖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褒衣緩行又中褒係解御史怒則咲曰吾豈故欲中褒係解耶而怒為乃竟為所論歸歸久之起家雲南已遷蜀自參政按察使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涖輒有聲署數蔡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有開濟才旦夕望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為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實耿介初為臬使有倅餽蜜而中金呼詰之對曰軍食羨也公不受即奈前使何某不上羨即奈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蔡鉤羨萬金悉歸庫莞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不取羨吾例耶餘俸悉給桉黨歸田不能資伏臘中堂廣袤丈許顏曰已寬嘗有客過公留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荅無之

復問靚中酒幾何則傾巳久矣相持大咲因過鄰舍飲而自其居
麤餚諧笑亡巳色酒戶僅中上弈不登品而觴則觴弈則奕意嘗
有餘歡善行草尤工楊署書詩文亦洒洒顧不肯甚注思大要以
真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真者先主父國博府君次則陳公矣夫世所為
嫣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枵如者亦為名位計耳陳公之卒也乃
雨泉名到於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剴勁聞公
頗寬然長者乃其中厥介內行嚴潔孰謂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
文文士見政公淵乎不可窺矣

前人

隱君顧子武傳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輩

樂安於潛二邑者為顧榮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
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成
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鈔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
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
存老屋三間破櫚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
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階景色幽茂所居雖闤闠中剪扉晝掩寂
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泠然遂
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梵香掃地翛然自得閒作小詩及
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蔬食雖敝必潔巾舄楚楚居恒未嘗妄過
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僧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
窓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君不
輒肯一飯也優遊閑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今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餙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徽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予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闔閶中也臨頓為陸魯望所居閟鴨闌蕉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等乎

鹿野翁傳

歸有光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元王端毅公逃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斂衽以聽焉又嘗為顧御史寓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野翁為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予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予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予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予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未矣而今人未有能迫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足稱哉

明文在卷八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六

傳

王烈婦傳

陶節婦傳

歸有光

前人

明文在卷八十六

常熟　薛　熙　纂

烏程　姚　德　叅　訂

傳

王烈婦傳　　歸有光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崐山之西盆瀆邨崐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傷今有薛塚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瑞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為絕水滌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顰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

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為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為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去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陶節婦傳　　前人

陶節婦方氏崐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厠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炑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

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牟奚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賛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懇至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牟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明文在卷八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方孝孺

前人

行狀

先府君行狀

方孝孺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
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
来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
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為然況不肖無狀又
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謝哀叩誠頓顙上請伏
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志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
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敢儒術

為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柱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
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鄭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蔡氏宋
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辨章
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為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宿儒賞異呼為神童
稍長閱關閩遺書歎曰為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蕩竭心推性命
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為名儒受業
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析明徧各稱其所欲
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為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
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從而化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亂
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
之由以為如是則治否則敗見者相傾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
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為文蕢酒酹岳忠武
王墓歌悉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為異人會番陽董夔先
生為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
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
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踐知元之將亂弥自韜晦窮理致知以
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疆次
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
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為水兵先君曰此開利害吾其可
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為盜者或迫於饑寒或袪於徭役今斯
民固無賴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為兵幾何不首為盜耶是所謂致
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
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
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為副先君上書陳勦捕

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掾戈劒從權貴剽刼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却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憫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榮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為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為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歛明教化其略以為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燮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歛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為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曰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為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為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為善治民錫宴儀曹遣踐舊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

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觔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髙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為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為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弟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為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為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為射圃造弓矢置桃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為師為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為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替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莫轉戎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捉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牛車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

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粮絶省檄民
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運若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
君以為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
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
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能穡哀號民工聲聞數里旦暮
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為密聞中書衆以為且
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
君袒跣遍禱群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歡呼而
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
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
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
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為異先

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
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
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為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
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為穽先君令民自持槩斛
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
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
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粮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
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
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
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粮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
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
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

期一自已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
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畊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
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
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
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
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墠置祭器祭服湢澣之類躬親
為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
在西門之內畀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
南城之陽遮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
舩不行則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
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為
閘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

絙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囷蓄粮火屢為災先君教民
為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為曹互相救恤火患為息
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
書法律盛暑嚴冬不癈公牘堆几羣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
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
粮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
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赴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
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
不忍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
敢言者先君為政以教化為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
誠待之卒愧服願為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為禮久乃化戢信愛凡
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

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為也府進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桂楹亦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既而信為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閤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先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焉懸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為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資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集

職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却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為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為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葦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侍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笞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為他郡縣令以一燖雁侑書先君却去與絕交或以為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肎

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
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
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
發言持論一本乎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
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
純正以紹述考亭為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
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於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
年天耶人耶曷可信耶諸孫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
為文辭多不留稾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
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
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弥月而夫人卒庶
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

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骭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
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
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让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
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
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
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
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
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
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
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
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前人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某國祚大母宋氏公生而廣顙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深重長者嘗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儻吏白事領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紿宋公宋公乃領之如平時吏退公恠問曰吏言事非意實紿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曰患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為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義成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為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為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為郎中出為河間都

轉運鹽使平江運粮萬戶副就以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為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為遼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鬬燕兩口荒田以給口口命公為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為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為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於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於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葵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朝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日為鐵帽張公他書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為何如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潛入取貲其

子以為盜也瞷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為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率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為之祈禱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為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其家貲公謂閹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傅以平恕時海內既多故驍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姻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為惡者家且不恤況姻隣乎使姻隣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為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曰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對具以情告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塩引一比塩鈔二十倍而法偽造鈔者不以赦原偽塩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為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塩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饑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於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畊者貧無貲者給牛畀畊種貸以穀粟賑以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

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為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巨卒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己子為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於家雅有威重據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魏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論為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為某官公薨在元巨之後史臣不為立傳太常不為定謚而其行能傳之於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予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明文在卷八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八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明文在卷八十八

常熟 薛熙 纂
長洲 錢大鏞 訂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靖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亦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

相保抱得無恙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耳乃撓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詞金華胡君翰亦来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恩景濂盍来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来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奥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請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實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咨問於先生先生則揆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黄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田吾邦文獻渐水東歸為極盛吾老矣不負荷此事後来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絶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

於大江中其孰能梁之黃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
昕為文多經二公指猴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
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
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
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
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
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
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奏曰龍門凝道
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
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
為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
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
世適先生既間曰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
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
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
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
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辭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
聖經而奴百家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梁肉而茹
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
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
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
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
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
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詣

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詩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今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頗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

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苔其略曰襄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弼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脩書上每與群臣言先生導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摠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稽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廿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

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涖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

揚閫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縣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弥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諭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

校教民則禍亂無從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為
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
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
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
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
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
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敷敷
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
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
生奉詔搜詐歷代奸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
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
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

先生嘗侍上至汝苑觀稼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
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
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
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先生
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
遇擔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夜躬閱載册書於牘進
之或覆視於册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
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
名卿褒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
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餘為何物

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
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
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
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
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
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
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
之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先生絕
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稾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
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
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
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

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
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
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
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
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
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
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與先生曰
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僭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子孫
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
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
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

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
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
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
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
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
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来見朕乎幸相侍
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
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訕謗罪當誅上笞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
應詔上疏其心為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豈
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
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
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
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
君子乎亟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
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帑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
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
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歲此綺俟三十二年汝作
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
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
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荅大旨謂先生忠
良之臣勳業既著文華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
請歸一来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
行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

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捉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
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
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
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
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
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為
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璲曰爾父
道中安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
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陛下
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
良等皆為詩歌以記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

居位顯而弥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
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
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躬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
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
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誾誾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
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
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
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
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
鉤距縱為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
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
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曰

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却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
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
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
人為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来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
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温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
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為
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
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
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
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為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
無師之歎盖先生之道内誠外恕一出乎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
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

細目美髯狀貌豊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産不置田
宅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
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
闢一室曰静軒終日閉戸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
婣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
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卧
絺帷中閲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
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
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
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
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寘茂州十四年五月
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没端坐歛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

守官吏皆來賻贈笑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桒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高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為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恂懌愠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海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時而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無以垂後世爰敢裒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鸞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某輩所作歷官記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遂庶幾他日太常國史並有所採擇焉

明文在卷八十八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濂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行狀

故翰林侍誨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常熟　薛　熙　纂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来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荐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　同里　曾　祖悅　訂

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
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
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堮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
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
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
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
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董氏
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塩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妊
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
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
閾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
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

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炑奇兄弟耳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
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
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
遊為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天德五
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
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名
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冰綽然有古風特置
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為
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
出身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
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塩法江浙行中書
承制遷兩浙都轉運塩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

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荐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脩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荐之被上旨着致仕仍舊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洊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迩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囦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璩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十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於塩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

憑横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逃兵捕塩販者急遂沉塩於河帥衆以拒逃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刼敘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鬬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什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辞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艱居是

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塩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逃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揔其事者私焉先生遣蒞是役樽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歡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鈎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寘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為向導逮捕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

非州民俱械還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
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
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
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
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
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脩
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
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
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
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文緞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
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
為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

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在州
縣間唯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
產以佐其費及廿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
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
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
大寒暑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
不談米塩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覬得片言為
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荐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諭曰公朝爵祿將
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
異布衣時又寡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
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沖曠簡遠之情
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

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旋踵間
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
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亹亹
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
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禮布置謹嚴援據精切
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
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
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
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
出家傳人誦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
片幅者必藏弆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
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

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
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
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嶷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
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燿鏗鍧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
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袠而謝事暨群公力荐
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
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
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謚立傳其
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
於太常國史然臣細詳記不敢効古書法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
以俟芟摭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邵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率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為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一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實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翊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溍是時文獻為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改衰敝公愀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歎曰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

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荐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荐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歎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椽每商略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曰命采故實韵為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

實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儻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
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
咸服之丁未上將即大位名還議禮明年戊申為洪武元年南闔
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
詔脩元史名宗公濂與公同為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
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
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名對
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膳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宗公曰得昨日上
所賜梨猥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即命齎賜焉其
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復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
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
心之所歸唯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
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
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驗服已有降意會元
之遺孽有自一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粮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
知梁王有貳心曰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
持兩可不決曰遥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
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
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
死而已寧以迫脅為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
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
曰綏曰紳孫男五穆穰稔稔稹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
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殼不獲曰訪得公諱西擗踊踊呼製神

主載田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紳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為
採搜死事之詳為文以彖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
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
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贍沉雄機軸貫綜自成
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
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
十餘年服勤服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
尤著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
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
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契之私
幸嘗辱知於公者寂久請狀公之行故為據其大槩以備家乘之
闕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謚庶亦有所考焉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嗚呼予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為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於
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
零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忽死而
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
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崐山之
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辟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
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
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
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防是時誠
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群
皆衰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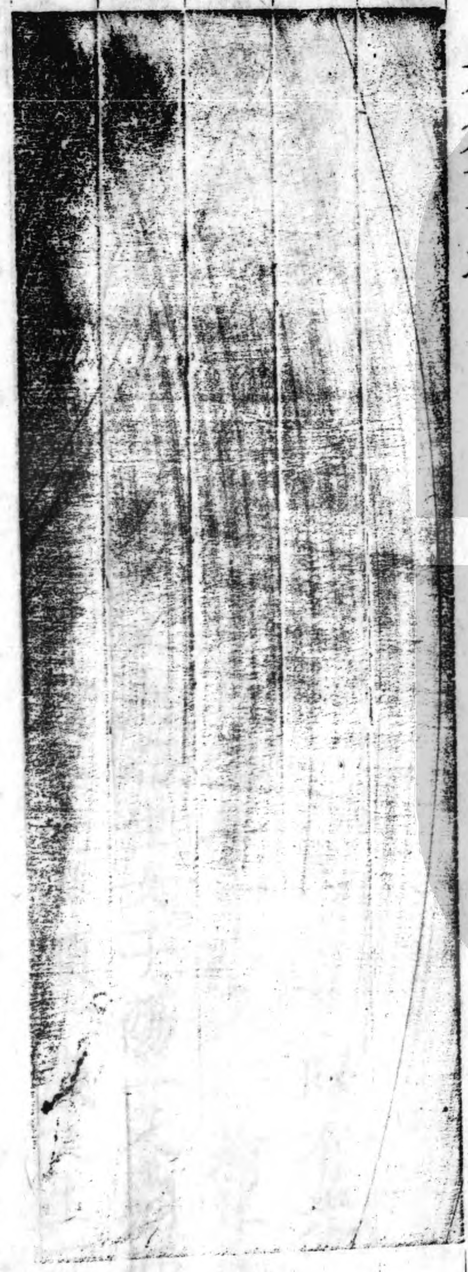
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賁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着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癈居家猶日裒聚圖史子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子卧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頗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容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絶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明文在卷八十九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事狀

先妣事狀



歸有光

常熟薛熙纂

同里丁士麒訂

事狀

先妣事狀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日生年十六来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姙十三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功之生也孺人以他子乳加健然數顰蹙頗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矣以杯水盛二螺進孺人飲之盡啇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孺人辛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三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

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林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
氏世居吳家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
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邨中語見子弟甥姓無不極愛
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
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塩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
屑使婢為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
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洒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笞楚皆不
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
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輒留有光意
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無一字齟齬
乃喜孺人卒何孺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
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

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
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
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錄書事

秦士錄　宋濂

西事錄　魏濬

書博雞者事　高啓

書鄙義官事　歸有光

書張貞女死事　前人

錄書事

秦士錄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炯稜開閤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閑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拳人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扳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

常熟薛熙纂

同里許穀訂

酒狂欲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
今日非速君飲欲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荅
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
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
也兩生相顧慚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吽曰我今日靡劍
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及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
墨兒撰一世豪傑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
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
書讀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卿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
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
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弼無
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即不滿所欲出火
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
酋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
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劒伐之則
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
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歸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
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
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即命
給與陰戒善羣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
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譁並進弼帥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
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劒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
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
名振一時至壯之王鐵鎬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

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觔鐵肋不使立勲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絶玄鳥来亦失其家競捿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西事錄　　魏濬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幺麽尫領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携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静形勢扵一丐者往猥孱襤褸峒人不知也所以知諸夷出没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叙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顧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未嘗多取初城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効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見有向江濱慟笑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携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為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為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効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鈀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鈀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鈀打其魁入水遂揮鈀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舩之窓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笑遂趣令登簿舩去簿抵江滸笑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文成歿不知所終

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爲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於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素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臧新貴將按郡至素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素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案其官素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夫賢使君素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髀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榮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雞鳴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聞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歛衆以去素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驗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閒藏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汝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戍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

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洲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籃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卧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為崐山主簿為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以翁平日為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為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恠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

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前人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為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為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来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笑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為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淩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摘惊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群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為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為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已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来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笑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谷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

人剝其膚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
鄰里之救火者以是蹴其尸見赫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
去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
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逯小
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
刃剝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
於獄貞女為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為
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惴可不謂賢哉夫以群賊行汚閨門之間
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為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為婦至
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起其不早死陞乎死亦豈易哉
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
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
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為竦因及覆較勘著其始
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明文在卷九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雜志　銘

五洩山水志　宋　濂

仙都山志　陳子龍

乞山寺志　姚希孟

銷夏灣志　蔡　羽

相公墩志　吳應箕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鶴鄣志　王　燮

雙桂軒銘　方孝孺

五雲山房銘　前　人

書齋銘　歸有光

雜志　銘

五洩山水志

宋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址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寀弸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自西坑頓入過遇龍橋址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屐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樵石特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惟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撤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

常熟　薛　熙　纂

仁和　金　彬　訂

琴若笙竽泉西流滙為小窪瑩澈泓澂毫髮不隱鯈魚數尾洋洋往来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恠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冢忽夜大雷雨冢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崕虺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絶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霄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拉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崕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毿毿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或湧起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槁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狀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前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盖七十有二焉復從崕東折度略彴槁趍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叅倒擊崕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輥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闕山邨人多舍篁葦間有平皋數百畝可畊穊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鼕鼕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

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置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綯圍腰繫巨杙俯崕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曰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仙都山志　陳子龍

縉雲東循溪行多平田空廬可二十里望東山之上有二峯卓立一頎而直一短而傴皆有面目曰婦姑峯溪流清冽淺不行舟深不度馬橫立石柱布武而越有堂焉憩之堂之背多恠石若舞人若卧獸若枯樹若槁梁不可狀左側為暘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溪躡梯而登數級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敞石乳如乘霤而下其一邃仰視乳從隙中垂垂欲泫兩洞有竇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時光景仰射穴中初暘所由名也石多記刻磨滅不可讀大約自宋以後無甚古者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規旁而砥上舊有亭圮矣有鵁鶄鳧翳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泳游人濯手則驚入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石壁出其右斬兮若削隤兮若崩色赬而理疎又一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圍可二畝高入雲表不測其仞或以日影如建表之法測之然未詳也是為鼎湖之峯群燕數萬棲集石罅其頂多松栝從下望之若莎草若叢栵道士曰冬月枯枿墮拱者五之矣其上

有池雨則水溢飛鳥過之遺魚焉狹而細鱗然卒莫得而陟也旁為童子峯豐下銳上徑圓如苞笋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壁於鼎湖不中髫稚矣步虛山於鼎湖為屏障其上群峯森列若周廬羽衛設於壇壝會九賓進萬舞紳笏端正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傲奮袖而欹冠者黛碧紺紫參差崢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予遊仙都未陟五之一也然聞諸長老奇未有過鼎湖者觀止矣或曰軒轅氏所上昇也天寶中天子方嚮道術斯山有彩雲仙樂之異刺史上其事所名縉雲仙都也黃帝之說必始於此也

包山寺志　　姚希孟

渡湖首問林屋洞洞口沮洳望之黝黑無炬無鄉導結束未備不可以遊循其陽觀曲巖伏象而下過岳廟遂得包山寺徑隧深窈松栝櫻桃楊梅之屬相錯矗峙四山環合寺若倚屏張幄而坐目以包山良稱矣過石門半里許入寺從殿右窮僧寮得空翠閣閣正在翠微杳靄中窓外脩篁直上約之可五六丈玉筍瑤簪摩雲翳日目中見美竹多矣亡逾此者因尋毛公壇行山坳諸塢多植梅間以他樹稠檝美蔭相續也又有童山頹然髡其巔匪地有枯澤直谷柯相尋耳毛公者或云劉根得仙線毛被體而楊廉夫言有長毛仙客從張公洞行二百餘里穴山而出即根耶今築石為壇觚其四隅丹竈煙消寒泉澗涸試問仙踪杳然在斷霞殘照之間矣是夜既望天漢澄鮮出殿門望絕壁樹影交加葱蘢無際月光穿竇流暉射人右登崇岡樹愈薈月亦漸隱返步溪邊松針篩月半明半滅倏來倏往移數武至樹豁處四望作琉璃城跬步咫尺千容百態乃知有月色不可無林薄然非疎密相間未獻其玲瓏也山僧又言積雪時琪林玉樹非復人世所有予安得長年坐

卧其下歷四序之變耶夜將半方闔戶寢紙窓皎然素魄半床盤中新摘香櫞清芩送枕畔不知此夕何夕矣山中諸寺故當以色山為最寺中又空翠閣為最惜見山不見湖東房有小閣頗兼湖山之勝而位置未愜予假榻寺中後先凡四夕

銷夏灣志　　蔡羽

山以水襲為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函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常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為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畸也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為苕溪其弗能與苕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苕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峯其弗能與縹緲峯直者亦諸巒為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盱西為龍頭山其次為小洞庭為石蛇為舍為蕪為鼠閈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為石公為澤為蕨為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為梭山厥土墳墟厥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為圻邨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銷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為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為屏為翰蓿妍効譎以與縹緲相拱峯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靄鐘鳴鼓應然後如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其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揆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為吾灣哉人將僬僬乎劍負以趍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

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
予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相公墩志

吳應箕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五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書於
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十畝高徵不數尺從城上視地形窅下然
春夏水起四面瀲淼而墩固隆然其中歲大水至於溢城郭沒堤
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是也墩故有寺荒寐已
久萬曆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明上人者益廓治之高
閣麗廊垣階相接又叢條森植環於左右故墩之勝遂為吾郡獨
絕予游於墩者二十年餘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或
淹至數月試於雨晨月夕登閣而望水煙吞吐不見涯際指視
鄣屋蒼茫數點而已又當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

之如人在空中行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臣濤激於楹前危棁拍
於簷隙坐觀汹湧意甚恐而身安鐘磬之音又時相答也其或水
落煙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間
故墩無杭西湖之艷冶其空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有時能極
其勢高不及培塿而有雲巖石屋之幽近在人閒聞有至者則岂
音蛩然其隆然者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於墩者舉
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予也一日明公請曰子豈獨習墩乎使天
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予感其言志之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
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往者又杜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
予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

室始洞然又萃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尤為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火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為籬已為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荅語未畢予泣嫗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効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為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日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蹈井之蛙何異予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脩其後二年予久卧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嘗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鶴瓢志　王彝

草之蔓生而實者有曰瓠其為形也有首焉有頷焉有腹焉有無頷與首而惟皤其腹者焉而其脩短大小圓曲卧立之狀不必同也其為器也可勺焉可壺與瓢焉其完而穴之離而判之用之不必同也道士李睿畜瓢一昂首脩頸而腹果然其狀肖鶴以為勺則大以為壺則曲乃刳其腹出其犀空然以為瓢而全其為鶴之狀曰字之曰鶴瓢予過之睿出以為飲予詰之曰瓢之狀若是也肖夫羽族者衆矣寧鶴而已耶睿曰鶴遊方之外而予所友者也昂乎其峙也泊乎其無所嗜也儼乎其難進而易退也鶴乎其知謷也察乎其高逝而遠引也而斯瓢也乃遊肖夫鶴而予之飲輒以是焉豈偶然歟始予之字之也或曰似乎雁禮有木鴈鴈字之可也予則憂其乃鳴而遭烹焉或曰似乎鳧禮有鳧尊鳧字之可也予則惡其與波上下而偷以全其軀焉或曰刻管施簧順之以為笙則其聲似鳳而予又嫌夫世之人以鶡為鳳也彼其言木雁言鳧尊者嘗自以為知禮矣言鳳笙者亦嘗自以為知樂矣而予老氏徒也夫焉知禮樂哉此鶴瓢所以字也嗟夫不能鳴者庸人也與波上下者佞人也以鶡為鳳者小人而謂之君子也然而鶴者逸人也睿於是得所處矣作鶴瓢志

雙桂軒銘　　方孝孺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

祥曰以雙桂名軒子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非然斯耶不可無以識也為作銘銘曰

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孰不通嘗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娃攸契雙桂欝敷二子之符厥哉不誣天亦可親曰視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疎可薪析木可燃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前人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海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於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嗟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滅

書齋銘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為多也挾築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為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為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宿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為藩籬表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闃然每至深夜鼓鼙鼕鼕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予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

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潔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荄石古樹穀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閟地藏神區鬼奧耶其亦不可為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而遊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為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

銘曰

深山大澤寶產蛇龍招人靜觀亦寧其宮予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象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窓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予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怙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為道為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階是習予少好僻居如廁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遥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明文在卷九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霦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三

冠辞　字辞

李璋士欽冠辞　劉定之
李都尉字辞　宋濂
金子權字解　蘇伯衡
嚴氏子字辞　胡翰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
傅氏字說　前人
左翁號詞　黃淳耀

明文在卷九十三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袁 紹湯 訂

冠辞 字辞

李璋士欽冠辞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冢宰華盖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十以天順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為之冠戒予為賓予辞遣价以書至予復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所居賜第翰林王脩撰大韶相予為賛尹編脩正言侍先生為儐大夫士来與於禮者以序列堂及庭所行遵家禮其不敢同者巾帽衣帶絛韡叅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可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君上親長則未嘗非古禮弥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家禮用宋時器服

今用今之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也哉其祝辭始加曰惟皇初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月南離維日之甲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學以繼世科承父之志三加曰予忝儒林奉爾親戚咸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来集期爾眉壽隆名顯爵為時之珍受天之慶醮曰旨酒既清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宰爾祥承天之祿俾熾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以揚芳聲於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今固非正月也朱子云宜或別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辭哉今按璋以赤玉刻半圭形為卑贊之柄臣從君事神之所執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欽古訓為敬今制惟其敬天子之謂欽期璋他日其敬於郊廟朝廷以脩臣職故字以士欽也既冠士欽之又明曰丙子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觀省不敢不敬敢不夙夜祗奉者庶果能踐言矣豈則士欽所咨予去璋雖不敏不遂為先生之才子昭代之良臣哉

李都尉字辞　宋濂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為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宜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予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賛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鄧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婕妤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

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者也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祥為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券俾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軀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蹙蹙公子交趨競諸都尉臨之此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祥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敢且瀆乃家

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取光

金子權字斛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之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為千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為銖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此為鈞焉此為石

焉而又有權焉權乃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得以為重也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癈也要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肹之召孔子則欲往管狎也蔡沈也霍狎也皆附夷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變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一日無之乎曰孚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睟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嗚呼最哉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早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予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癈也乃為之辭曰

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也偽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

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通樂之趣仁義禮樂斯四不備告爾子言暨爾父之志尚薦於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趙彦殊字序　方孝孺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狥物以為同不詭俗以為異辟諸飲食棄葛遠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狥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乎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務道之同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為宜然而莫敢以為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異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同乎惡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戾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為歸戾與惠安足効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為也執其一而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
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
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
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
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
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於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
為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為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
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
為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
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予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
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
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

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為千仞號檉椐以梧檟人必檉
椐之是豈名之為貴哉有其實之為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
乎其實則為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予言安所
益乎

左翁號詞　黃淳耀

時子聖昭謂予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為文章而無所合
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子幸為詞以廣之予曰子
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絀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為一成
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
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尚左四近之臣左輔
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為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為
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揖尚左南之揖

尚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訝也或為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遭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人為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為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為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絀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歎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蓋未嘗不樂也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啓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最子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為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瀏然孰知其所泊也子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為干祿學必湛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為之左孰能為之右哉時子作而笑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益我也遂書之為左翁詶詞

明文在卷九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四
哀詞
哀志士辭　宋濂
彭百鍊哀辭　楊士奇
哀烈士辭　黃淳耀

哀詞

哀志士辭　宋濂

奇偉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也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而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日覽元好問所錄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偉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離群陳腐慨慨不振者所可與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略叙於各人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

常熟薛熙纂

同里支懋訂

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断獄文发網密絲毛不相貸雖招人怒罵不恤也性踈宕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子女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容俯仰其枯槁顦顇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喪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愿放筴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胥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荐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座曰看秉筆諸人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

公武仙在鄭汾社說之署行尚書省諏議官既而咨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怳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册書豈伊群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斸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貍有文倏倏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曆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策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笛元坐掉頭吟諷幅巾舊袖談辞如雲四遮稽聽嘿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庫使不就諸公力荐試宏辞科未幾卒其辞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瑣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遂或觸其機談辞如雲誰非男子有吞無聲我豈許多我豈閉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遡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寫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倨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脩官拜監察御史

逃行河南掠掠贓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卿荐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於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倒廻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蓬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強幹而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事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面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酒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

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逃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算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脂式韋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荐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琯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琯往送之信陵携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拉關輔大軍長驅從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

兼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琯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子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琯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為竭術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頌有芝瞱瞱猗猗可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彭百鍊哀辭

楊士奇

宣德五年上閔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敚無猒也用璽書遣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諮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挾持譁訐為能事其善者亦且歛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莫夜走詭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忌吾而凡所對使者言其是其非非盡出於公矣盖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淡旬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淹莫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時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竟馳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趍泰和名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至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人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恚出衆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掇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其寂妄者謂挾制官負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

聯書姓名為據盖衆老驚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衆
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
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
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
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黨不變以是滋名怨其
居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桅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
人充百夫長率行傅著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能制下奸人
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為百夫長期一
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讙然大擾温彥琮者百鍊姻家
素窶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閱之其所追
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撿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
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

百鍊既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
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送械繫送詣使者
轉送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使遠邊獨百鍊適遇
寬恤之令得納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
百鍊由進士為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為進士者可
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媕婀玩愒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
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
命歟然而獨霑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
鍊被執泰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
一口故卒之日京師縉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盖棺論
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為人素與
予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

君子不以私癈公故為述其得罪之由為哀辭使其家刻諸墓盖曰屈於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百里之民有耆有耄用其惇厚率民於道亦資正言裨輔邑里逝者何臧来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衡從肆厲為下谷戕貍以牧鶵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呼匪仁誰實聽之湯不加省惡者脫罟善者墜穽直者鮮忿邪者衆說柔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癈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邂逅譽毀得喪奚彼之詬嗟嗟百鍊命也奈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哀烈士辭　黃淳耀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陵寢南畿大震色將軍文達奉延撫檄偕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鬬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為間諜所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収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為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為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孝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嗟夫子之取著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遭慷慨而自卬流民橫潰兮中土俇攘莽莽簡書兮肅我谷斯我豈絕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衙衙兮驅之以市人風塵澒洞兮天地不仁處飛猱於櫺檻兮雖捷巧其胡以陳望陵樹之蕭慘兮誠何有

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牢遷逡巡以雁行兮徒衆口之躑躅昔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嗤於萬年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頤折頸而畢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予生之陷滯也曰棄甲而遄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乘元氣以上肛兮履欃槍以為綦扈千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揖之彼倀倀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明文在卷九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五

誄詞

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明文在卷九十五

常熟 薛熙 纂

歸安 吳智 輯

誄詞

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都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折大星告殞中外同悲黃稚走笑畊夫為之釋耒織妾爰以下機舍佩損珥者充閭掇耜興謠者載路雖哀鄧劈面而慕羊罷市蔑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官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為

逃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浙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彊獷內扇鯨鯢肆毒吳越丘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髽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彍弩百吏不前辟之匹禽負矢而百禽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剝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汙雖非析骨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是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吳聲大義則張膽明目迭出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以刑罰於時賊逼檇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於毒賊果自餒不戰而斃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踏軍搴旗坎墉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罌脰陸壩橫涇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龕山之捷皇靈四抗群魄盡褫牛蹄之鱗悉委命於涸轍矣狀聞天威始霽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揔督公私計禍本不薙東裔之難未夷內蠹猶存南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賻王直於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開之警矣天子嘉乃于襄之勳使正祈父之位秩崇宮保榮晉台孤贈先叙後光榮異常豐功顯賞豈不於赫乎昭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朝霞啓暉太陽戢曜蔥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乃詣闕請辜分填溝壑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於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

庶幾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盖克霍而返讒言弥興庸人上
變汚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天子雖發重問
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郵良鑑鳩之進公遂卒於獄焉
嗚呼哀哉蘭蕤傾頓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
誣於王渾安西含寃於鍾會眦睢積釁功不償死盖自昔而已然
矣嗚呼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緒舊寃俱刷萬品咸新地下
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澌恤黃原覆盆寢日伏闕尠
呂強之書段頻之功莫發籲天乏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
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若門生提章慙鄗亮之風變服愧魏邵之
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於聖世不亦悲乎乃退
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
天稟上才為國綱紀岳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爰謚從起炎

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収御史操行潔清質威父子安定
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閥閱家襲青紫顯矣集英大鄣發跡祠事廬
江實光祖德卓卓今公英英悊選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慷慨
閎廓深遠經術起家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鸞再綰邑符青
越名令廉能奉公班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執法百寮師風三楚
澄轍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鯷鼓浪奮鬣跳
梁士孽內訌陳葉徐王大亂之剡苛我郵彊東國南紀蕭條萬里
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煙關門晝鍵官無完寺卒不一戰虎
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殄將知勇俱廢隳法
干典誅及大吏駛薄舊京皇帝震赫辟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
下良醫所恤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為我持廷議衆集
維憲克之危事不齒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帝曰汝憲汝

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繡斧再臨起我百癈慎用六柄為民
統紀糾刑明罰肇末竱本誓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椎牛亯
士均服振振勇不迸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群兇就殪
東土底平萬國寧謐繄昔王涇何戰之鏖裝露橈舩共儲酒醪穴
毒瓶飆醒湎群梟三軍聞志闞姊百倍露布日揚賊為顛頓肉薄
登陴鼓行而進席屢勝威雷擊霆震於鑠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
鋒申明軍律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
勇不程力玩弄股掌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處畫偏裨授策戰
士用命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舄宣法勤身以定
南國罷枕霜戈飢啜江淥夜不蓐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痍無筋
骨伏弢略血鼓音不息噫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以共
凱奏帝闕奉觴上壽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御衆牧人文武具才中

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轂閫便宜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
忘家枹鼓忘身簡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銜命以明四方拊循和
輯以肅戎行若換耳目弗移聲章於時內孽叫囂狂呶穴裏外伏
直乃魁渠姦軌逞志絓禍鼓釁心不可畜偷生以殉維我令公殫
心作圖譎謀博畫獨運神樞柔遠剛迩左牝右牡迭用周旋機弗
恒究賄成間使囈堅文降約辭逸志厚交貳黨飛渡溟渤賊落吾
掌孤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擄鏟大懃京觀彰功
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妎其讒慝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
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除田櫜弓卧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
市井游敖嬉逐鳴雞吠狗煙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實再
造東岱匪庸勲載盟府彝鎪鼎鐫方仲頒行伊尚隨肩錫與蕃渥
位尊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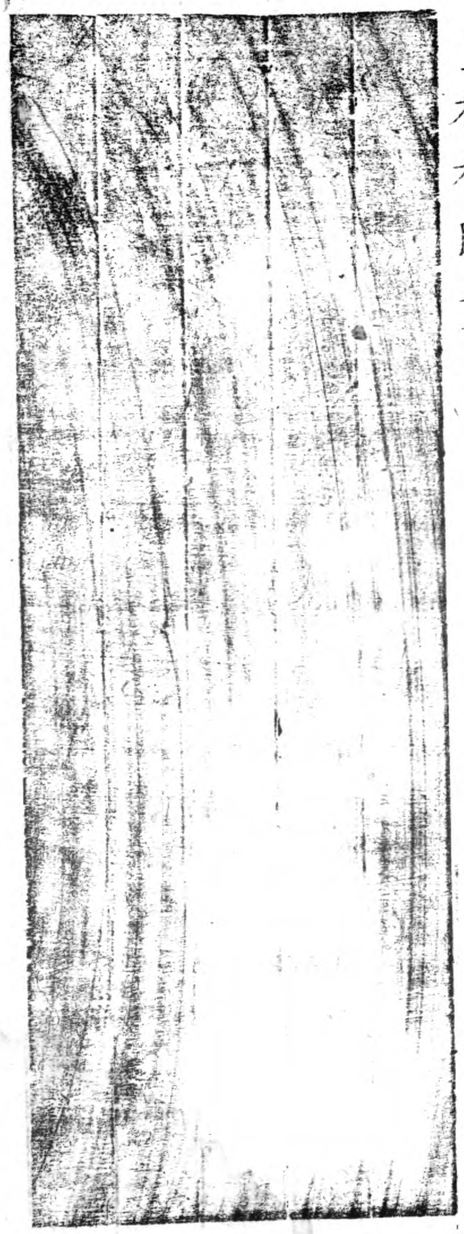
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王鍾鼓詎敢自多威愾夷夏功名
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薰胥怨
即內寡休休外乏諤諤抹殺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為罪移清以濁
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讐功寡過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杼以三群
輕折軸悲何以堪乃釁於難卒死於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搆赤車
來徵投杯而起束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為主圖以免尹
鐸怨若怨焉美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
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微基厚墉崇
朝而壞逐匄以戈善迭安在嗚呼哀哉若盧決命符被新豐絕食
廷尉條侯倏恫澌悽嗚咽烏盡藏弓豈無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藁
葵薏苡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輿哀殯喪我心怦怦嗚呼哀哉
小物不勤大患終掇不善過賓家覆身歿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

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
其常嗚呼哀哉

明文在卷九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歸有光
祈雨文　前人
謝雨祭城隍神文　前人
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常熟　薛　熙　纂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葺聊爾塗墮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前人　歸有光

維此雉城卓為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為夷惡習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自惟師帥者之不賢顧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為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前人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今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霶霈萬民歡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尚饗

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蓄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垂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於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効吏之為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荅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為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祭文

啓聖祠祭文　唐順之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祭外舅鄭公　前人

祭鄭仲舒太常　前人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胡謐

祭薛文清公墓文　前人

祭劉東溪文　周用

祭學士柯先生文　李東陽

瘞旅文　王守仁

祭外姑文　歸有光

明文在卷九十七

常熟 薛熙 纂

訂

祭文

啓聖祠祭文

唐順之

維公濬哲淵靜胄衍神明饘粥承家永有令名孕靈儲秀蔦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圮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為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曰委遡源厥義攸在於王建極隆師象賢癈禮允興必公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波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於泮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釁器用幣茲惟一初來格來歆用奠厥居仰徼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於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繄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違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從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從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如何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於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囏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為學天容地負愧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其二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慨然委命而不置乎慼欣此公之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常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

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惟乎臧倉與孫宜公之歿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嵋蓋將弔重華於九嶷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弟宅蓀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来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髣髴見公驂風御氣鞭日月而叱星辰翱遊乎豎崘之野出入乎無極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於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毂注滄海以為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其三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為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為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牢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怔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於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為主謀者惜公歿世之太早為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莫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

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其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鵷鷺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殽與清醑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愫

祭外舅鄭公　前人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劣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為白暨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於蜀於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予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過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在目然公為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寂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鄭仲舒太常　前人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為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仙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為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

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於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為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為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得見者尚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淋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於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猒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効而為善茫茫之緒誰為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滸眺望於芝山之巔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為寂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顏以為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予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予既憂苦百罹而公扁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為通而輕銳以為儇也狼戾以為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

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鴟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為游從之好談諧之樂盖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為然乎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前人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逈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知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為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趍也而公則因文見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兩鋅益充乎其有餘也又有所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不少為累考公歷官諸績殆確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為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耶是宜朝廷倚之為輔弼薦紳視以為矜式也而謐小子雖夙厪山斗之仰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摳趍以承一日之誨益也詎意自公請老而歸而遂成永隔耶此豈特謐小子之不幸而實斯世斯文所共惜也茲謐持節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感今懷昔徒稔丸原之長噫也於乎龍門之陽其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尚將同其永長矣乎謐庸俾有司祠諸學宮以與鄉之漢太史令隋文中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萃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木之光爰復矢詞以告跪獻此觴匪展謐一人之私盖將廣觀法

於鄉邦伏惟尚饗

祭劉東溪文　周用

維年月日總理河道工部尚書門生周用謹以羊豕庶羞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溪劉先生之靈曰嗚呼公之筮仕自弘治中釋褐而南來予吳淞予時顓顓業於黌宮公惟勤斯日聞鼓鐘頗瞻垂虹迺槁登龍子忝科第式徵其逢公於吾民澤流疲癃譬如閔苗以雨以風公陟諫垣民殊喁喁胡公之往不念我躬自時厥後迹焉靡同公北而西我南而東公自藩服撫茲畿封彼何人斯不諒其衷予入副端懷公之恫其如群猜聽猶不聰乃十七年冥冥之鴻予時往來覿公儀容東溪之原其華其穠公曰樂哉曷不融融乃玩玄談旁追互通愛莫助之居然忡忡今茲夏孟疇茲若工予來東方爰紓素悰胡為大耋溘先玄冬嗚呼公乎官階九卿而功以才豐年幾八十而位與齒崇公可無憾吾心未充用也遠公二千里而繫公之從去公四十年而視公之終始則有終永以慰公公其有靈鑒茲無窮尚饗

祭學士柯先生文　李東陽

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浮沉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隸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內翰者歎宮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況託師生之分聆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冠甲第辞雄玉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秉章綰鑰衡度精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材略山靜川澄水清玉瑩杜苞苴之門辞起復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

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縢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為宜
絲綸臺閣之選人莫不以為遺及其降司成之名也方藉以為重
而憂哀纍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為遲遽謂公一蹶而至抜斯
也嗚呼悲夫泰山之高瞻仰者不知其為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
自以為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辟一觴之
酹又豈特區區門墻之愛而已哉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
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
欲就問訊址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
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傷兩人笑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
薄莫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傷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
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
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
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傷山麓為三坎埋
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
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
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
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
率妻子躬畊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
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
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戚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
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
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

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我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哀哉縱不爾瘞幽厓之狐每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傷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飧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莫猜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

祭外姑文　　歸有光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允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

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
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
歲輤車將次於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
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前人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
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
菲菲我皇統壹聖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
康雍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於兩宮從后之居太室
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膴膴庀其蠶事鞠衣翟
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
一命為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計賜
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
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明文在券九十八

公移

南贛鄉約

王守仁

公移

南贛鄉約

常熟薛熙纂

同里孫佑稔訂

王守仁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我往者新民蓋常弃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劝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偽相残故遂使之靡然自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夙夜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猶可追故今特為鄉約

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脩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脩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衆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為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為之

一彰善者其辞顯而尖糾過者其辞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凡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為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奬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
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托陷人於惡罪坐
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戶多於納粮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
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
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拘鎖磊取挾騙田
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
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
約之人明之官司
一親族鄉隣往往有曰小忿投賊復讐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
一應鬥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

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指實
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賣
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
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讐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
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曰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
畊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
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

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之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

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
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非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
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
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長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向跪
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
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
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
出會所予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
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

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
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
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
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
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
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
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脩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
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
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
過獎某誠惶怍敢不並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
約長約長答拜與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
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

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杜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劾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亦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為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劾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一行遂飯飯畢約贊劾鳴鼓三唱申戒衆劾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為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公移

王栢審單

陳大德審單

賀潮審單

歸有光

前人

前人

明文在卷九十九

常熟薛熙纂

訂

公移

王哲審單　歸有光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証除已結証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為哲之誣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照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鉤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揑辞實跡衆正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前人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聽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為照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衊矣律設此條為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盖謂強暴之男不能侵淩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冀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前人

審得邵忠先曰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於半誣據律當從於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宋濂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題大學衍書正文後　方孝孺
讀大雅　劉定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濂
書皮日休集後　王鏊
題菜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徽宗三馬圖　前人
題劉商觀弈圖　宋濂
跋眉庵記後　高啓
題米芾遺墨　陳敬宗
書龐彦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書秦風兼葭三章後　唐順之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常熟　薛　熙　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貽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美觀而已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

跋御製書後　福清　翁　弘　學　訂　宋濂

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皇東閣次第投献上皆親覽焉復
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内臣行觴觴已上
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
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桮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
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
釂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觧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
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
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
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
御捧黄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
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韵上遽召臣至命編脩官臣又重書以遺臣
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

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出給事中臣
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
明訓弗墜先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
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夐絶
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
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
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黄虞治道度越於唐
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
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勵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
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

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猷為庶幾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礲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珎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艷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傾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壯使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令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厠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方孝孺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

文清公槪葉丞相夢弼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朱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蒙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諸訓言道者迭趨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耳世之曉曉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與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與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太保兼冢宰仲山甫之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篇高首章揔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

伯山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
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
贊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
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揔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
詩也先揔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贊也先分言而後揔
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嵩高首章
揔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別求其人以甫為穆王時甫侯
作呂刑者又以為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
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
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旨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
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
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
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
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
而意謂既仍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仍可為屢省之助云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而推
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
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
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風雲為旛龍虎鳥蛇為陣之別
或以四正四奇為空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
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同志大

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合風雲龍虎烏蛇為分而曰天衡
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分乎其言皆引
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
不同握奇一隊當壘石二隊如天衡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
則十六隊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一隊以此而推
曰天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握奇必矣
天地風雲隊數既揔為六十四矣則龍虎烏蛇果何在哉蓋天軸
地衡定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地後衝變
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烏此所以為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為
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
附於地未言龍虎烏蛇也即曰揔為八陣及曰聽音望麾以出四
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飛風為蛇蟠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
烏翔則龍虎烏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宜而不
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衡地軸自可
當其半者意實在此待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推演則
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
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雅見之猶欽寶籀矣當毀碑
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
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
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
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
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寘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黃廷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書皮日休集後　　王鏊

予觀龍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恠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撿身勑己之志及招逐癘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高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龍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龍美晚遯吳越充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絕隔乃有妄人造謗謂龍美[illegible]

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欲辨之於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韻美千載之寃至是始雪矣不獨雪韻美之寃亦以雪吾儒之耻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今日休作讖語有裹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之法也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業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驂故主而賓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為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為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即千古奚讓焉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鄗公論魚開府坐次帖稾所稱右僕射蓋鄗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

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
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篤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
尋襲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盖當時
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冐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
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
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
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
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
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
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
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
蘚剝蝕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玄秘也是時西平諸子皆已
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
料吐番背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帥後
以邊將入為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為右金
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
散騎常侍非撿校官所記諸子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為
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
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為位居宰相文尚簡要
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
責耶前此韓昌黎柳柳州固無恙也有碑志來為人子而不作李
聽者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徽宗三馬圖

里人碩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予或以行筆稍露跌徑疑為臨本
碩其飲齕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是隆準公的裔耳似非
邯鄲子輿也當宣政時青羌赤狄千里之貢日至天庭萬匹往往
吾師而秘府所藏曹韓神品不下數百千軸宜其妙也度至五國
城盡觀東夷駒駃騠駑駘窮姿極變要必有進於是者而浮沉沙漠
中不可得矣為之一慨

宋 濂

題劉商觀弈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弈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彦勒蘇先生識蓋
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絶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
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弈者而躭觀之至於爛
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此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竄可悼也已

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惑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
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跋眉庵記後

高 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
者衆嫉其娥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守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
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
望之所趍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
重而為國之望者以為無用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米芾遺墨

陳敬宗

右米芾大行書幾三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云恐非一時筆
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
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

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絶俗氣則遒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為主必氣以取之然後振勵而不萹字以規矩為主必氣以充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為人而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予題故為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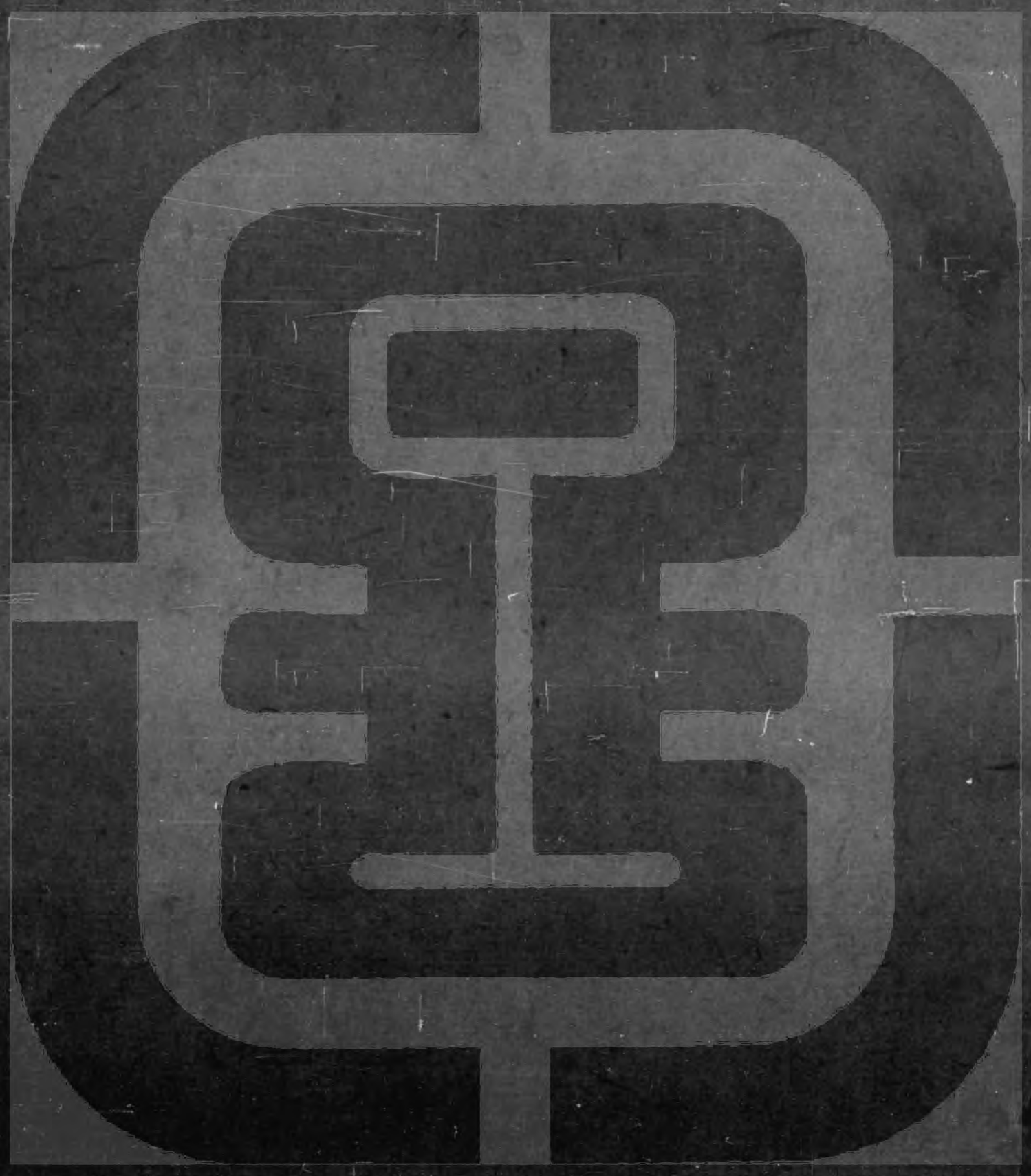
書龐彦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太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叙仲子彦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絶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尚當為人所愛重況極其妙而為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歌傾側媚狂恣怒張乃不若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跡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溫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是太史用意之筆豈可槩觀列論哉宜為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嫻於書敬誌其左以俟識者云

書泰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予與諸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瀏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咏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鬥則逞枝於獵歌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沉酣豢養與君為狗而不可贖蓋靡然

[illegible]甚矣而乃有遺世獨[illegible]一澹乎埃壒之外者豈所謂一
[illegible]狂而此其獨醒者雖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
[illegible]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予獨惜其風可
[illegible]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然鑿坏羊裘之徒以
[illegible]而逃之[illegible]菉葭伊人者乃[illegible]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為至也
[illegible]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
[illegible]言以示褚生

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